

民国
社会小说选粹

MinGuo SheHuiXiaoShuo XuanCui

留东外史

中

不肖生

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第六十一章

作儿女语一对可怜虫 论国民性许多无耻物

话说郑绍畋对黄文汉长叹了一声道：“我别后的事，说来很长。总之周卜先对我不住就是了。当初我和他两个人同住贷家的时候，原说了家用各担任一半，牌赌上抽的头钱，看是谁邀成的局，谁得十分之六。那晓得他后来只管教我每天出去拉人，和上海野鸡拉客一般，腿都跑痛。拉成了局，头钱抽下来，十有九在他手里。我问他要，他不是说借着用用，便说月底做一起算账。我想和他吵也是不好，不吵吗，实在受气不过。后来越弄越不成话了，他松子荐给我的幸枝，也和他苟且起来。我忍不住，便和他散了伙。差我四十多块钱，一个也不算给我。没法，只得把平日常来玩耍的人，请了几个到维新料理店，弄了几样菜，教这些人评理。周卜先也来了。你说他乖觉不乖觉，他来吃了个酒醉饭饱，正待和他开始谈判，他借着小便，下楼一溜烟走了，倒花了我四五块钱。你看这事情可气不可气！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后来你会着他没有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会着他倒好了。他吃了我的酒菜，不到几天就回中国去了，直到前几日才来。我去会他几次，也都没有会着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还去会他做甚么？他还有钱给你吗？你此刻到那里去？”郑绍畋道：“我到本乡去看个朋友。”黄文汉点点头道：“改日再见。”说完，携着圆子，慢慢的走到苏仲武家来。

此时苏仲武刚起来，坐在窗前看梅子匀脸。见黄文汉和圆子进来，忙推了梅子一下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姐姐来了。”梅子笑道：“别哄我，姐姐那得这们早？”圆子已在门口听得，笑答道：“还早吗？”梅子听真是圆子来了，才立起身来笑道：“他惯这们哄我，我只道又是哄我的。我不肯上他的当，就不信他。”圆子笑道：“你这个人本来惯哄人的，不信他也罢了。他前日一个人到我那里，说了一句话，我有些放心不下，所以特来看

看你。”说罢，已脱了木屐，同进房来。苏仲武迎着黄文汉笑道：“你今日来得正好。明日是双十节，我正想邀几个朋友来，弄点酒菜，高兴一会儿。”梅子先送了个蒲团给黄文汉，再将自己坐的给圆子坐。圆子也不谦让，便坐了。梅子忙着递烟茶。

黄文汉笑问苏仲武道：“你想就在这里庆祝双十节吗？我劝你不要劳神罢。住赁间又没用下女，请些客来闹酒，不是自讨苦吃？”苏仲武道：

“只要大家高兴，便劳一劳神，也没要紧。”黄文汉沉吟了一会道：“你若想闹酒，倒有一处地方好去。这人你也认识的。”苏仲武问道：“是谁？住在那里？”黄文汉道：“闹酒在市外好些，市内若闹狠了，旁人干涉得讨厌。我说的是刘越石家里，他住在代代木，一连三家都是熟人，胡庄近来也住在那里。不如今日去通知他们一声，大家斗份子。今晚就教他们预备，三家合做一块，要闹就大闹它一回。你说好么？”苏仲武喜道：“还有甚么不好！我们此刻就去通知罢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真是小孩子样，何用如此着忙，事情包在我身上就是。”

苏、黄二人说中国话。此时的梅子，早知道黄文汉是中国人了。圆子不知二人说些甚么，向黄文汉笑道：“你们议论我们些甚么？”苏仲武笑道：“她说嫂子昨晚……”没说完，梅子掉过脸来笑道：“姐姐不要听他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你们不听罢了，她实在是说嫂子的话。”圆子笑道：“我倒没话给她听，我妹妹却将你的笑话对我说得不少了，亏你好意思！”苏仲武瞪了梅子一眼道：“我有甚么不好意思！说出来大家听听不要紧。”圆子见苏仲武有些发急的样子，梅子的脸色也不甚好看，忙笑道：“你且将她说我的话说给我听了，我再告诉你。大家一句玩话，你也要认真吗？那就更好笑了。”梅子冷笑了声道：“你们说玩话不要紧，不与我相干，我犯不着挨瞪。真是笑话，我又没开口，瞪我怎的！”苏仲武见梅子着急，翻悔自己鲁莽不迭，陪笑说道：“我瞪你不为别的，我怕你真说给嫂子听，可不要给嫂子笑话。”梅子红了脸道：“便说给她听了，你该怎么样，你干涉不了许多。”苏仲武不敢再说。黄文汉笑向苏仲武道：“你无端要向她们挑战，及至兵临城下，你又肉袒牵羊以迎。算了罢，她们姊妹素来是无所不谈，我真没有资格干涉。况且你自己也时常拿着话到我那里来说。你前日不是还说甚么身上两个月没有来，恐怕是坐了喜的话吗？说得你嫂子不放心，昨日就要拉着来看。因来了两个客就耽搁了，今日才一早来。”梅子

听了，急得杏脸通红，立起身来，也不管有人在房里，按着苏仲武，只管用那粉团一般的拳头来打。苏仲武连陪不是，黄文汉坐在一旁，只笑着说：“打得好！”

圆子见梅子气得变了色，知她身体不好，怕急出毛病来，忙起身将梅子拉开，笑着劝道：“苏先生真不懂事，只管是这般瞎说，幸好都不是外人。你我亲姊妹、亲兄弟一样，这次看我的面子，可以饶恕他，下次我却不管了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是吗，我又没和旁人说，都是自家人，有甚么要紧？我因为不放心，才去和他们说，恐怕是别的病证，不诊不得了。难道我拿着你的事去给人家开心？老黄有意挑拨，想给我苦吃，你何必信他，将自己气到这样！”梅子也不理苏仲武，坐在圆子身边低着头，也像有些懊悔。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还说我挑拨，你自己说，是谁先有意挑拨的？”苏仲武连连摇手道：“不用说了，横竖我孤掌难鸣，不是你二人的敌手。若再说下去，可真要同室操戈了。”黄文汉便笑着不做声。圆子劝梅子不要受气，梅子也渐渐想开了，知道不能怪苏仲武，将气平了许多。

圆子悄悄问梅子道：“你身上本是两个月没来了吗？这不是当要的。”梅子又红了脸，低着头不作声。圆子复问道，“你从来也是这们的吗？”梅子半晌摇了摇头。圆子道，“你近来想甚么吃不想？”圆子的话虽然说得小，但是在一间房里，苏仲武又没做声，所以听得清楚，见梅子不好意思说，便代答道：“她近来欢喜吃酸的。”梅子睃了苏仲武一眼，黄文汉忍不住笑起来，笑得梅子更加不好意思，将脸藏在圆子肩后。圆子笑道：“事也奇怪，三个月前妹妹初见我的时候，天真烂漫的，也不知道甚么叫害羞。这完全是苏先生教坏了，动不动就红起脸来。既坐了喜，再过几月就要出世的，看你躲到那里去！”梅子在圆子肩后说道：“到那时候，我死了，教我出丑呢，莫想！”圆子吃了一惊道：“你这是甚么话？女子有生育就要死吗？”黄文汉听了梅子的话，心中也自吃惊。见圆子盘问梅子，恐怕问急了，梅子是个小孩子，倘若她想到自己与老苏是胡乱碰上的，生出儿子来没有名义这一层，又要生出变端来，便对圆子使了个眼色。圆子会意，用别的话岔开了话头。

黄文汉问苏仲武道：“你今晚到青年会去么？”苏仲武道：“且看那时高兴不高兴。你去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想去听听名士的演说，顺便去找两个朋友。他们是一定要到会的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不要忘记了明日的宴会。你说

了负责任的，到那时没得吃喝，我只晓得问你就是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今晚在会场上便可将人都约好。你放心，有得你吃喝就是了。不过明日既去吃喝，双十节的纪念会恐怕不能到了。”苏仲武道：“那会不到也罢了，我们在家里也是一般的庆祝。”黄文汉便问圆子道：“我要去看朋友，你就在这里玩一会再回去。”圆子正和梅子两个在那里咬着耳根说话，黄文汉说了两遍，圆子才作理会，点头答应了一句，又去说话。黄文汉便起身出来。他们往来亲密惯了的，不拘形迹，苏仲武只送到房门口就住了。

黄文汉出了苏仲武的家，因想起郭子兰在体育学校毕了业，柔术暑中稽古（暑假练习之意），又得了四段的文凭。只因家计艰难，日内就要归国谋生活，不能不趁此时和他多聚一聚。就在神保町坐了往江户川的电车，由江户川步行到早稻田大学校后面。只见郭子兰正同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子并肩闲谈着走来。黄文汉看那男子，仪表很好，举步稳重，倒像个练过把式的人。郭子兰已看见了黄文汉，彼此点头打招呼。郭子兰指着那男子介绍给黄文汉道：“这位是直隶人，姓蔡，名焕文，是李富东老师的高足，功夫纯熟得了不得。”回头也给蔡焕文介绍了，彼此自有一套久闻久仰的话说。黄文汉问郭子兰道：“你有事到那儿去吗？”郭子兰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我送蔡君，贪着说话，便走到这里来了。我们就此转去罢！”蔡焕文对二人行礼，说了句“后会”，大踏步走了。

黄文汉便同郭子兰向吉原剑师家门首走来。黄文汉问：“蔡焕文到日本来干甚么的？”郭子兰道：“他本在日本留学，一向在中央大学上课，只怕差不多要毕业了。听说我要回国，特来看看我。他在天津发起了一个武德会，李富东在那里当会长。他的意思想请我到天津去，设法将武德会的势力扩充。我问了问内幕的情形，去了恐怕不能相容，我没答应他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怎的知道怕不能相容？”郭子兰道：“我打听那会里的会员，有知识的太少了，都只晓得走几路拳，踢几路潭腿。就是李富东，也不过一个攒交厂的健者，别的知识一点也没有。没有知识的打手，门户的习气一定很深。我这混合派的功夫，在他们自然是瞧不起，我又何必去哩。”说时，已进了郭子兰的家。黄文汉点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不去也罢了。北方习拳脚的还多，就不提倡也不至失了传授，南方实在非人提倡不可。你回湖南去，提倡起来，收效必然很快。只恨我素性不欢喜干正经事，不能帮

你。我若高兴提倡，保管十年之内，南七省的少年个个有几手神出鬼没的本领。”郭子兰惊异道：“你用甚么法子提倡，能有这般神速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因势利导，有甚么不容易！于今的青年想学两手的多，只因拳师的知识太差。教授法固然不好，所教的拳脚又不能一律，少年人这山望见那山高，个个见异思迁，尽学尽换，一辈子还是一两年的程度。所以学的不愿意学，教的就改业了。我们要提倡，下手就要谋中国拳术统一，使学者不生门户之见，斗殴伤生的事就可免了。这统一中国的拳术，在表面看起来，是一桩很难的事。其实并不甚难，只要一个有力者，将各省有大名的几个教师请来，把拳术与中国的关系，与世界的关系，先说给他们听，然后将派别多了的害处说出来。他们多是不会写字的，每人派一个书记给他们，教他们各抒己见，绘图著出书来。由我们一一的审定，将其中有违背生理的或过于狠毒的手法去了，由简而繁的分出初级小学、中学、高等师范大学各等第来，由教育部颁行各省。我们再在北京、上海各处办几个拳术学堂，专一造就人才，供各省聘请。如此十年，怕不风行全国吗？岂但南七省！”

郭子兰听了笑道：“好大计划！幸你不欢喜干正经事。倘若你欢喜干正经事，眼见得你跑出去就碰钉子。各省最有名的教师是这般容易请来的吗？便请来了，是这般容易给你著书的吗？你太把那些有名的教师看容易了。你在日本住久了，完全忘了中国的国民性。这样的去因势利导，你不给人家打死，就早万幸了。想风行全国，可谓是理想的梦话。不过你这样信口开河，能说出个条理来，无论事实上行与不行，总算是资格提倡中国拳术的人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种资格不要也罢了。我为人凡事都不肯多研究，知道一些儿就罢了。我学这样的时候，未尝不想造成绝技。及至见了那样好耍，又渐渐将爱这样的心，移到那样上面去了。近来更不成话，甚么都不爱了。觉得知道些儿，不过如此，造到绝顶，也不过如此，横竖与身心性命没有关系。”郭子兰笑道：“与你身心性命有关系的，女人之外，只怕就是饮酒唱歌了。”黄文汉笑着不做声，一会儿口中念道：“设想英雄垂暮日，温柔不住住何乡？”^[1]念得郭子兰也笑了。

[1] 出自清代诗人龚自珍（龚定盦）《己亥杂诗》第二七六首。

黄文汉道：“明日开国庆纪念会去不去？”郭子兰道：“去看看也好，你不待说是要去的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何以见得我定要去？”郭子兰笑道：“你平日最欢喜到会的，这样大会岂有不到之理！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不然，我于今别有所见。我觉得这种会，到了很无味。共和早亡了，还躲在这里庆祝甚么？你看国内不是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吗？”郭子兰道：“话却不能是这样说。袁世凯是这样专横，国内的人在他势力之下不敢吐气，难道我们在外国也都默许他吗？这种会是表示我们国民反对袁政府的意思，关系非常重大。你素来明白事理的人，为甚么连轻重都不知道了？”黄文汉笑了笑，道：“各人所见不同，不能相强。”

郭子兰道：“你一个人不去，原没甚么关系。不过你说所见不同，到底是甚么道理？你我至交，何妨说说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说是原没甚么不可，不过若对外人说，又要招人忌我。你知道明日的会是些甚么人发起的？想出风头的亡命客占了一大半。这些亡命先生，我起初对于他们还表相当的敬意。近来听他们干了几桩事，实在把我的一片热心都冷透了。就是贵同乡刘雄业兄弟，因为瞒了两万块钱的公款，这些小亡命客闹得还成话吗？三回五次的开会，到刘雄业家里去闹，直闹得警察出来干涉，几乎用起武来。后来逼着刘雄业将金表、金链，连水晶图章都拿出来抵，打了手票，请人担保，还是不依。直到逼着他兄弟二人走了，才算了事。这多的小亡命客，就是两万块都拿出来，每一个人能分得多少？何必是这样不顾体面，弄得日本人笑话？刘雄业兄弟不待说不是人类，便是那些闹的小亡命客，据我看来，隔人类也还隔得远。这回的会，又是那些小亡命客闹的。说不定明日会场上，又要弄出甚么笑话来。”郭子兰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但是明日的会好像是黎谋五先生主席。他是个有道德学问的人，或者不至闹出笑话。”

黄文汉点头道：“黎谋五先生我也知道是不错。但是他一个人便再好些，压得住甚么！想出风头的人多，演说的时候只图动听，也不顾忌讳。若太说剧烈了，说不定还要被日本警察干涉。若是弄到日本警察有勒令闭会的举动出来，那就更无味了，所以我决计不去。我要庆祝，约几个最好的朋友，到市外朋友家里斗份子，买些酒菜，痛饮一回，快活多了，你说怎样？”郭子兰喜道：“这种办法也很好！既是斗份子，我也可来一个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我至交，还有甚可不可？只怕你不来。地点我心中

已预定了，是最妥当不过的。从你这里去，走路也没多远。代代木停车场左边，不是有一块房子没起成工的坪吗？站在那坪里，便看见上手一连有几座房子，都是没有楼的。那房子的门口有一家挂了个‘适庐’的木牌子，那家就是敝同乡刘越石住的。他也是个亡命客，但是很听我的话。我教他不到会，他一定不去的。那几家就只他的房子最大，有一间十二叠席子的房，足可以容得下二十人。我们有二十人同吃喝，怕不快乐吗？我今晚去找他，教他预备。”郭子兰道：“房子容得下二十人，只是吃喝的碗盏怎么够哩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莫说二十人，便再多几个也够用。他们一连三家都是熟人，横竖是斗份子，等我去将他们搅作一块来。有三家的器具，怕不够吗？只要大碗够用，酒杯、饭碗是容易设法的。把茶杯凑拢来，不是现成的吗？”

郭子兰听了高兴，问份子一个要多少。黄文汉道：“每人一块钱，大约也差不多了。不过我今晚还想到青年会听演说，又要去老刘那里弄菜。我拼着一夜不睡，总要办得齐齐整整就是。”郭子兰笑道：“你做事从不落人家褒贬的。明日的宴会，一定是热闹的。我几点钟去哩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好在明日是礼拜六，要闹就闹整的。从下午一点钟起，闹到五六点钟，都闹倦了就散。”郭子兰从怀中拿出钱包来，抽出張一元的钞票给黄文汉道：“我的份子，就交给你罢！”黄文汉收了，笑道：“你的份子不交，却不要紧，别人是无论如何要先交后吃的。他们这些人，只要东西进了口，嘴巴一抹，那里还管份子呢。是这般贴黑，真不犯着。事先问他们要罢，事情太小，又不好意思。”说话时，已是十二点钟了。房主人开上饭菜，郭子兰教添了个客饭。黄文汉就在郭子兰家午膳。

不知黄文汉饭后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二章

私受胎朋友担惊

硬吊膀淫人人瓮

话说黄文汉在郭子兰家用完了午饭，没闲谈几句，即告辞出来。因惦记着圆子不知还在苏仲武家没有，仍回到苏仲武家。进门见他们三人正在午膳。梅子问黄文汉道：“你吃过了饭没有？若是没有吃，这里菜还很多，就同吃罢。”圆子也笑着让地位给黄文权坐。黄文汉摇手道：“我已在朋友家用过了，你们吃你们的，不要客气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从那里来？”黄文汉一边就坐吸烟，随意答道：“看了几处朋友。我问你，明日赴会，梅子她们同去不去？”苏仲武沉吟了一会道：“你说去的好，不去的好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说去也好，大家凑凑热闹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不晓得明日到的，都是些甚么样的人。只怕遇见了轻薄子，又喝上几杯酒，任意的瞎说。她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动不动就恼了，那时反教我左右为难。若都是像你的，甚么地方我也敢带着去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是这般说，不去也好。只是你将她一个人撂在家里，她不寂寞吗？”

苏仲武登时觉得有些为难起来。胡乱吃完了饭，将明日庆祝双十节的意思，说给梅子听，问梅子愿意同去不愿。梅子听了，掉转脸向圆子道：“姐姐去么？”圆子道：“我并不知道有这回事，也是刚才听得说，不知道能去不能去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有甚么不能去？原来是我 and 老苏发起的，人也是由我去约。你们若肯去很好，大家热闹些儿。若懒得去，也就罢了。”梅子道：“为甚么懒得去，热闹一会子不好吗？我正因为天天坐在这间房子里闷得慌，只要姐姐去，我总得同去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同去是再好没有了，但是我有句话，得先和你说明，免得那时候又来怪我。明日的宴会来人一定很多，至少也有二十来个。若是其中有吃醉了酒，口里胡说，或对你有甚么失敬的举动，你都得忍耐。”梅子笑道：“他吃醉了酒，有甚么要

紧。”说时拖着圆子的袖子道，“好姐姐，我和你坐做一块，有吃醉酒的人来了，你就替我挡住，说我是可怜的，胆子小，受不得惊吓。”说得圆子三人都笑起来了。黄文汉见梅子、圆子都愿去，更加高兴，当下约定了明日十二点钟，苏仲武带梅子到黄文汉家，一同去代代木。

黄文汉便和圆子同回家。圆子问黄文汉道：“这事情怎处？梅子果真是坐了喜，这不是冤孽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事情却没甚难处。不过梅子还是小孩，甚么也不懂得，只怕她因受胎急出了毛病，才真不好办。于今还只有两三个月，她不觉着累赘不要紧。若到七八个月的时候，她怕她父母看见，或弄出别的花样来，这倒不可不防备。这事情本来干得危险，当初只顾一时成功，利害都不曾十分计算。到于今正所谓骑上老虎了，不得不硬着头皮做去。最好是写封信去爱知县，托故将加藤春子请来，把事情硬说给她听。她只有一个女儿，已经和人家有了胎，她难道还有别的做作？这事情早揭明一日，早放心一日。若是不坐喜，等到年假还不要紧。今日你没听得梅子的话，她那小小的心肠，已是拼着一死了。”圆子从旁赞成道：

“把她母亲请来很好，我也愿意早些揭破，你就写信罢。只是如何措词才好呢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措词容易，只说美术学校开秋季家庭恳亲会，必须她到。他们乡里人知道甚么？信去即来的。只是还有二层，我们不可不做点底子，把自己的脚跟立住。当初原说是进美术学校的，后来去的信也是说已进去了。于今她母亲跑来，形式上不能一点不顾。明日没工夫，后日须去美术学校报个名，补缴前两个月的学费，领它一份讲义家来，拣现成的制服买两件放在这里，可掩饰掩饰她母亲的耳目。开起谈判来，也好措词一点儿。这些事都在后日一日可以办好。”

圆子道：“还是使梅子知道不使梅子知道？”黄文汉踌躇道：“使她知道，恐怕不妥。她横竖不懂得甚么，以为雪里面可以埋尸的。你不对她说，她绝不想到后来的事，安乐乐的过她的快活日子。一说给她听，她就立时惊慌起来，好像甚么祸事都到了目前似的。就是老苏也差不多，他们同住了将近三个月，何尝想过将来怎生结局？只晓得昏天黑地的嬉笑。我既替老苏负了完全责任，应办的事，我们办了就是。”圆子点头道：“你就把信写好发去罢。由爱知县来东京一趟，也真不容易。我看还是说梅子病了的好。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不妥。春子夫妻感情不好，只要有信去教她来，她借着信一定要来的，何必使她在路上着急。”黄文汉说着，即拿纸

笔写好了信。夜间去青年会听演说，顺便在路上投了邮。这封信一去，可惹出一桩骇人听闻的风波来了。后文自有交待。

于今且说黄文汉发信之后，已是七点钟光景。走到青年会门首，只见门外松枝牌楼里面嵌着五彩电灯，照耀得如同白昼。当中两面五色旗，被风吹得在空中飘荡。到会的人络绎不绝的往门里面挤。黄文汉停住脚，想找熟人。一会儿见王立人穿了一身极漂亮的洋服，同一个安徽人涂道三慢慢说着话，向青年会的石级上走来。黄文汉电光下看王立人的脸上破了几处，好像着了刀伤。王立人和涂道三上了石级，抬头看见黄文汉，连忙脱帽子行礼。黄文汉本来和他们这班人都认识，当下答了礼，问道：“王君，你脸上怎样，不是刀伤了吗？”王立人道：“再不要提起我这脸上的伤痕。我心想说给你听，请你替我出出这口气。事情的原由很长，等散了会，我邀你到馥兴园料理店去吃点小菜，好说给你听。你素来是个仗义的人，你若不帮我的忙，我这亏就吃定了，没有本捞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等散会太迟了，我还有事去。此刻我和你同进会场去，你站定一个地方，我找着了几个朋友，便来约你好么？”王立人道：“好极了。”于是三人同进会场。

此时会场上的人已挤得满满的了。黄文汉就教王立人站在演台角上。王立人因会场里的人都是朝演台望着，觉得自己伤痕满面的难看，要黄文汉换一个地方。黄文汉道：“你看，那里不是满满的？挤在人丛中去了，你又生得矮小，教我等歇到那里去找你？”王立人没法，只得低着头站在演台角上，给人家看了去胡猜乱估。黄文汉将王立人安顿好了，自己向人丛中挤去。胡庄、刘越石都被他找着了，悄悄的说了明日在刘越石家开宴会的意思。胡、刘二人都甚赞成。黄文汉即教他们顺便多邀几个人，并约了散会之后，自己去代代木帮着弄菜。胡、刘不待说异常高兴，都懒得听演说，分头去找各人相好的朋友去了。

胡庄转过身，劈面便碰了罗福。罗福拉了胡庄跺脚道：“我只来迟了一步，就没位子坐了，站在这里挤得一身生痛。你看见那里有空位子没有？”胡庄忍住笑道：“空位子那边多着，你自己不去坐怪谁呢？”罗福听了，真个抬起头向那边望了一周道：“那里有空位子？”胡庄才笑道：“你这呆子，到这时候那里还有空位子？你就站在这里听听罢。明日我们斗份子吃料理，你来一份么？”罗福道：“多少钱一份？便宜我就来。”胡庄道：

“大约是一块钱一份。就在我那隔壁刘家里吃，明日午后一点钟起，到五点钟止。你要来就拿一块钱给我。”罗福道：“一块钱一份似乎太贵了点。但也是有限的事。不过我此刻没有钱，请你替我暂且垫了，等我领了公费就还你。”胡庄道：“你既没钱，不来也罢了，我那有钱替你垫！”说着又往前挤。罗福拉住道：“你这个人真狠，垫一垫要甚么紧？我这里是有块钱，只是给你了，明日去你那里的电车钱都没有。也罢，明日再向旁处设法去。”说时，从洋服袋里摸了一会，摸出一张一元的钞票来，交给胡庄收了。胡庄自去找人，不提。

再说黄文汉见胡、刘二人都分头找人去了，用不着自己再挤，遂站着听演说。此时的章名士早上了台，在那里演说国民道德。话是说得好，无如陈理过高，听的人都渐渐的打起盹来。黄文汉因想打听王立人受伤的事，也懒得久听，复挤到演台角上。王立人还在那里，靠着壁低头站了。黄文汉挤近跟前，拉了他一下。王立人见黄文汉来了，忙笑着问道：“我们出去罢？”黄文汉点点头，回身往外挤，王立人紧跟在后面。好容易挤出了会场，各自理了理衣服，吁了口气，同向馥兴园料理店走来，于路无话。馥兴园隔青年会很近，转瞬即到了。王立人拣了个僻静的座位，二人坐下。王立人要黄文汉点菜，黄文汉道：“刚吃了晚饭不久，怎么吃得下去？随便教他们拿一两样点心来吃吃罢。你且将你受伤的原由说给我听，如有法设，自然替你设法。我今晚还要去代代木，请你快说罢。”

王立人拍手叫下女拿点心来，开口说道：“李锦鸡那东西，你是认识的，他住在上野馆。前几个月，有一个浙江人姓张的，带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到上野馆来，说也是来亡命的。那女子生得很有几分姿色，李锦鸡见了，就想打主意。只因有她丈夫同住，不好下手。谁知不到几日，那姓张的接了上海一个电报，一个人回上海去了，将这女子就丢在上野馆。那姓张的有个朋友，也姓李，在青年会。姓张的动身的时候，托了那姓李的照顾她妻子。姓李的便每日来上野馆一次，或是上午，或是下午不定。李锦鸡见姓张的已走，以为得了好机会，便设法去吊那女子的膀子。那时我也搬到了上野馆，是我不该和他抢着吊。两个都没有吊着，却被青年会姓李的知道了。这晚，李锦鸡想乘着馆子里的人都睡尽了，摸到那女子房里去强奸。恰好我那晚一点钟还没睡，在廊檐下看见个黑影子一晃，到那女子房门口去了，我便也摸到那里。只见一个人脱得精光的，正要推女子的

房门，我知道是李锦鸡，恐怕他先得了手，便高高的咳了声嗽。李锦鸡不提防，吓得手一软，挨得房门一响，房里忽然一个男子推门出来，李锦鸡吓得就跑。那男子随后便追，口中还喊道：‘狗人的杂种，我一手枪打死你这东西！’亏李锦鸡跑得快，躲入下女房里去了，那男子没有寻着。这一闹，满馆子的人都起来了。那男子就是姓李的，手中还拿着一把手枪，对满馆子的人如此这般说了。这些人也都知道是李锦鸡，幸好没人疑到我身上。第二日，李锦鸡就搬走了。从此便与我有了仇恨，我却防备他。他搬出去之后，时常和小金他们做一块赌钱，教我也去凑脚，我去赌了几场还好。前晚李锦鸡输多了，忽然发起输气来，拿起个洋铁烟盘，狠狠的在我头脸上一连砸了几下。等我收好了钱，去回手打他，他已溜出门走了。我就是这样受伤的。你看这事可气不可气？”

黄文汉道：“是那个小金？不是这些伟人、大家起哄欢迎的那个小金吗？”王立人连连点头道：“就是他。你帮我想想，这仇当怎生报法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这仇除打还原外，没有法子。你估量着打得他过，抓住他照样痛打他一顿，这仇就报了。”王立人道：“打我是打他不过。我想请客和他论理，你说使得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也没甚么使不得。”王立人道：“我于今只要面子上下得去，也就罢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想怎么好，便怎么去办。这事情容易得很，用不着我帮忙。我还有要紧的事到代代木去，不能陪你了。”说着，站起身来，别了王立人走了。

王立人回上野馆，对李锦鸡的朋友说，要去告警察署，又要去公使馆喊冤。李锦鸡的朋友说给李锦鸡听了。李锦鸡听说要到公使馆去喊冤，心中有些害怕，即托那朋友来讲和，出了几块钱养伤费。王立人也不在乎这几块钱，便买了几块钱的酒菜，给那日同场赌钱的人吃了，说是李锦鸡陪礼的。这些人吃了，叫一声多谢，都走了。王立人脸上的伤痕，还是自己拿钱出来诊。仇虽算是这样报了，只是王立人心中有些不能完全消释的地方。那时不肖生已开始著《留东外史》了。王立人便写了一大篇李锦鸡的劣迹，送给不肖生，教不肖生照着他的，写个详尽，好出出他胸中的恶气。那时他脸上的伤痕还是一缕一缕的没完全治好。其实李锦鸡的事，不肖生早已听人家说了个详细，怎好听他一面之词，将好好的一部《留东外史》作人家报仇雪愤的机关呢？

闲话少说。于今再说黄文汉从馥兴园出来，心中想起小金，实在好

笑。原来小金是山东人，外面谣传他的家里有百十万财产。他到东京来，便有一班穷极了的亡命客想打他的生意。那时就有个短命鬼，想借此开亡命客的玩笑，特意的造起谣言来，说小金这次带了二十万块钱来，其意是在接济亡命客。现在已有几处的伟人要欢迎他，想捞他几个。他却谨慎得很，一处也还没有捞着。大约他的意思，是要亡命客中一个最有信用的人出来，和他接头，他才肯拿出来。这一班亡命客听了，好不眼热，便去找那一位民国大伟人，要借重大伟人的名义，与小金接头。大伟人是无可不可的，加之一班亡命客又说得个天花乱坠，无非是有了二十万，替国家做点事业的话，大伟人便允许了。

于是一班亡命客便拿大伟人的名义，去请小金到松本楼吃酒。又推选了一位做大伟人的代表，其余都做了陪客。那小金接了这个消息，心中莫名其妙。既是大伟人专请，不能不去。只是赴这种庄严的筵席，岂可没有几件好衣服？但是好衣服自己是一件也没有，便跑到前回在春日馆请酒的康少将家里，借了一套漂亮些儿的衣服。虽不甚合身，也还将就得过去。穿好了衣服一想，走路去如何使得，至少也得一乘人力车。但是去赴宴，人力车不能送到就去，必得教他等。日本人的人力车又贵，一顿酒席也不知要吃多长时间，等这们久，想必要两块车的车钱。摸自己身上一文也没有，只得又向康少将要两块钱。康少将为人最是爱看把戏的，知道这一回事，必定要闹个笑话，且帮助小金去了，再看下文，便拿了两块钱给他。小金唤了乘人力车，对他说了，教他送到松本楼，就在松本楼等席散再拉回。车夫领会了。

小金得意洋洋的坐着到松本楼来，一班人欢迎进去，代表述了大伟人仰慕的意思。小金本来聪明，应酬话也还能说，当下谦虚了一会。大家入席，饮酒吃菜起来。席间代表略示了些民党经济困难的意思，小金都是不即不离的含糊答应。代表也是莫名其妙。席散之后，小金随便道了声扰，坐着人力车走了。一班人见一顿饭没有头绪，大家商议一回，也没办法。等几日，不见小金的动静，一班人心中有些疑惑，以为非大伟人亲自出马，不得成功。便又去撺掇大伟人亲身去拜会小金。大伟人推却不过，只得去拜会。见面之后，知道情形不对，只略谈了几句，即起身回来。可笑一班人忙了一会子，偏偏的扑了一场空。黄文汉想着，如何不好笑！

从馥兴园出来，不远就是水道桥高架线的停车场。黄文汉买了票，